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一 賞一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雜說

匡石暴亡說

世有年志俱盛而求菩提一旦志不遂而暴

賞一

亡或者便生誹謗驅烏子應之曰此亡者乃

廣長舌相也善聽法者即於此悟國土危脆

而况微軀乎如雪峰指亡僧髑髏示眾曰此

僧為汝等却真實大眾如何薦取玄沙有頌

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若然者則匡石先生之

暴亡豈有亡不亡之窠臼為褊穢子作口實

翻騰去耶

魂魄辨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

孔子之言也而解者互有不同或謂精氣無

知游魂有知或謂精氣與游魂皆無知也或

謂精氣與游魂皆有知也是故學者所宗亦

各不同焉然孔子之言若日月之在天而盲

者不見豈日月之咎哉蓋孔子立言之意有

順有逆有逆而復順三說焉而伊川晦菴謂

魄與魂皆無知東坡與沈內翰謂魄與魂皆

有知獨新建則謂魄無知而魂有知此皆能

會通孔子之意者但解愈易而孔子之意愈

晦耳何謂順自性而之情也何謂逆自情而

之性也何謂逆而順聖人以爲我復性而人

不復則情不消情不消則我見熾然我見熾

然則貪暴無厭爭鬪靡已故以復性之教教

之使夫順者知逆逆者知順則原始反終死

生之說可明也夫迷順而不知道者恣情而

昧性其生也為魄死也為鬼順而知道者悟

性而治情其生也爲魄其死也爲神魄之爲言泊也夫泊者以衆人未聞道則無往而非情也而情無自體必假於根塵故衆人其資厚則氣強其資薄則氣弱所以其生也寄泊於物而強弱隨焉則其死也亦必泊於物而強弱隨焉若伯有爲厲是也君子則不然既聞道矣知道外無物無物非道也所以貴爲天子不以爲榮賤爲匹夫不以爲辱若舜與禹是也即此觀之伊川之說非矣新建之論得失半焉唯蘇長公與沈內翰近是然蘇沈猶未能精辨順逆逆順三者之始終所以理全而事略事略則波虧波虧則水缺波譬事也水譬理也故事不融而理終不徹耳予故曰衆人恣情而昧性則魄盛而魂衰君子則魂多而魄少以其聞道而能以理折情故也

故魄爲鬼之因鬼爲魄之果魂爲神之因神爲魂之果因果精而魂魄鬼神之說明若鏡中見眉目耳夫何疑哉至於三魂七魄之說此衆人也魂多而魄少此君子也唯聖人無魄而惟神故其生也生不能累而其死也豈獨有累耶故曰妙萬物而無心謂之神又曰聖人無復夫無復者謂性外更無情可治也如有微情不盡終非無復故曰微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又曰一切浮塵諸幻化相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即此言之則易之爲書也深矣妙矣楞嚴之爲經也妙矣深矣昔張無盡謂我讀佛經然後知儒是以非窮理盡性至於命者則魂魄鬼神之說始終逆順之淺深精而粗之粗而精之因之果之千曲萬折解情釋縛異其名言同其義理是而非之非而

是之無疑處使之生疑有疑處使之無疑此
聖人之深慈君子之苦心也學者不可不知
焉

示宇泰放光石說

天下疑信之生不生於事則生於理故生於
事者惑乎理矣生於理者疑於事矣以此觀
之信理而不信事信事而不信理所謂信非
真信疑非真疑也惟即理而信事即事而信
理者予又何言哉若夫孔陵之著草槎老之
摩松事以理推理以事究情與無情之異皎
如日星此石六稜而鋒銳體質光潔映日流
輝產於峨嵋而他山無之說者以爲六稜以
表六度鋒銳以表精進充三學而統萬行體
萬行而治衆習習治則即事成理即理成事
而徧吉之德備矣夫峨嵋盤礴千里空翠接

天絕巖竒峰倚伏萬狀豈星星之石而備衆
德耶曰一花可識無邊之春勺水可分圓滿
之月彼既如是此獨不然與

似完齋說

聖人不以長蛇封豕爲患而以一身爲患其
憂亦深矣如章臺帶水阿房連雲極游觀之
樂至死而不能返者可不哀哉松陵密即知
身是患不重厚生唯不重厚生凡百所治特
似完而已故堂不圖高內不圖實菲茨可以
蔽形體弱可以糊吻以古硯古書素心貧骨
薄金張之榮實一淡然自富紫栢道人適避風雨
於斯喜其朴實所緝有野人之風題曰似完
齋書此遺之

交盧生書千字文說

夫畫本未畫未畫本於自心故自心欲一畫

欲兩畫以至於千萬畫畫皆活未嘗死也何謂死活曰若見一畫即謂一畫見千萬畫即謂千萬畫是謂知死而不知活惟知活者畫雖無盡曉然了知機在我而不在畫也即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一卦有常一爻落死則變化亦有窮矣惟其卦卦無常爻爻本活所以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情之性之鬼之神之往復莫測隱顯若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設不知活烏能臻此哉故蒼頡觀鳥跡而悟字母梵佉婁不煩感而悟字生於心雖文成橫豎而詮義未始不同焉如鳥跡而變大篆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隸變楷楷變草草則復幾乎鳥跡矣何異中竺而變四竺四竺而變胡胡變夷乎故曰通其變者始制者也因其變者乃衆人耳雖然始

賞一

五

制幾聖衆人幾愚有能因畫而悟未畫困心而得無心噫未畫畫母無心天地萬物之祖既知其母復得其祖則愚可以爲聖聖可以同愚故曰大智若愚予觀文蘆生手書千字文其字畫起伏縱橫變化有條而又不死於法果書者之能品耶

孝侯謚說

晉周孝侯逢大敵欲拚命一戰同僚勸曰將軍母老矣戰而不捷太夫人將安托乎孝侯曰我爲大臣必盡臣節今日之事既爲人臣安知有母哉遂戰歿朝廷嘉其忠謚曰孝侯由是觀之忠孝本一條學者以爲孝是孝忠是忠作兩條解之非也大抵以我見前之心盡力事親謂之孝盡力事君謂之忠心無異心忠孝者名焉而已故達心者洞了忠孝爲

一狗名者橫執爲二

剛說

夫子不剛不能孝臣不剛不能忠至於禁辱
死生之際不以剛爲地即爲其眩惑不違自
持矣然剛亦未易言也必先於聞道聞道則
識見高明即能了知天地萬物古先今後皆
我自己心影響影響由心而有心由影響至影
而影響現時衆人見之計天地萬物爲大小
計形器虛空爲有無計一器所聚之塊爲我
身計前境所生之影爲我心自此則靡所不
至矣豈可以言說窮乎故曰剛也者五常性
命之本也

動靜說

皮毯老人問黃龍孫曰昔人即動而靜其義
安在孫曰靜在動上老人指座前牡丹徵之

若此花芳穠實一時零落時豈非動乎謂芳穠自

住芳穠零落自住零落以兩者各住謂之靜

乎兩則非一一則非兩兩一一一兩兩

譬如夢中見花開謝見花謝開開先謝後謝

先開後謂皆各性住於一世即謂之動上即

靜此愚者之談也智則決其不然何以故開

謝先後離夢不可得故夢非自有必因想生

想非自有必因未想有未想不自有必因想

顯所以未想爲想父想爲夢父夢爲花父花

爲開謝父開謝爲動靜父言靜在動上者復

爲動靜子子之言棄本太遠烏足徵之

觀戲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

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詫

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何曾識且向

尊前學楚狂此陽明傀儡詩也紫栢先生曰
陽明之看戲戲亦道師衆人之歡樂何異傀
儡故周穆王之怒偃師偃師析其傀儡穆王
始悟非真人也今天下無論古今或衣冠相
揖男女雜坐談笑超然若以頃刻散心迴觀
我此身果籍何物而成耶設必由五行而有
五行生克無常能有我者尚無常況所有者
乎如是觀身身不異戲則偃師所作寧非廣
長舌相哉

卓吾天臺

聞卓吾有年數矣未遑一見適讀耿子庸傳
始心見卓吾也卓吾謂天臺子以人倫爲至
卓吾以未發之中爲人倫之至以故互執而
不相化殆十年所乃今始化其自叙如此夫
人倫猶波也未發猶水也執波爲至固非矣

執水爲波之至寧不非乎良以已發外未發
則已發無源矣必謂未發至於已發則未發
似可取殊不知已發未發皆不可取皆不可
捨者也如已發可取何異離水求波也未發
可取何異離波求水也已發未發既皆不可
取又皆可捨乎故曰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
中只麼得若然者卓吾天臺始相執而不化
洎相化而不執何異太末蟲自取自捨於火
聚之上耶古德有言曰死水固不可藏龍活
水亦豈藏龍之所蓋就假龍言耳如真龍則
死死活活在龍而不在水矣夫龍之爲物也
處空若水觸石則石化爲水觸林不觸火皆
不旋尾而化即此觀之謂空可取則太虛有
剝矣謂空可捨則太虛有外矣空爲色影尚
不可以取捨彷彿之况有大於此者乎卓吾

卓吾果真龍也耶果葉公之所畫者耶

問本亭

本不可問可問則非本矣何以故本不問本故如本固可問何異水洗水金博金哉雖然善問者以未嘗問而問之答者亦以未嘗答

宜

而答之昔有僧問馬祖曰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智藏去藏曰我亦頭痛不能說問海兄去海曰我却不會僧仍見祖舉藏海語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僧亦懍懍而退天童頌此機緣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毘耶老古錐吾味天童此頌乃知文殊問維摩不二意摩以默答之此則有問有答者也天台崑巖鄭居士萬曆壬寅冬曾問清淨本然之旨於紫栢道人道人曰居士機緣未熟熟後再問不遲

意夜光投人鮮不按劍翻思藏海不覺扼腕癸卯春冲禪人還國清寺紫栢道人先有問本亭偈寄居士且囑冲曰爲居士構一亭於國清泉石幽爽處榜曰問本以見道人不志居士問本之意也

落日懸鼓

衆生根鈍執重耳目似具聰明心實聾瞶聖人知其如此開之以名言不可即名言寓其方所示其象物此所謂以情博情以境奪境始則鑄我成物終則會物成已然苦相多端若不親嘗知苦不易既知苦已即苦推樂樂雖未見理考不虛由是信力堅固作之不休終必克願懸鼓大義不過如此餘觀雖多方委曲調攝修習淺深次序歷然難混惟有志於出苦者用力不苟終必精深方知真慈初

心也

三界說

夫一天地之間有四大洲東曰神洲西曰賀洲南曰部洲北曰盧洲而其疆土不知幾千萬里按七政分野推之亦自有里數然南州人壽唯百歲富貴亦不大崇高東州則人壽二百五十歲富貴崇高固勝南州多矣以東州較西牛賀州則西州人壽五百歲崇高富貴復勝東州即西州較諸北俱盧州又天淵之不同也蓋北州人壽千歲中無夭折而富貴崇高可謂至矣若較諸四天王又不啻醯雞之匹大鵬耳乃至他化自在天之富貴匹諸初禪喜樂猶野人以曝背之暖獻萬乘之君由初禪天而至非非想層級轉勝下不如上大相懸絕也若以聲聞天眼視非非想壽

命之與富貴崇高譬如朝生暮死之蟲沾滯涕唾焉今南州之人率以富貴自恃年華不惜從生至死昏擾欲夢曾不暫覺苟能以三州匹已以四王匹三州以非非想天匹夜摩切利則南州所謂富貴崇高自恃視百年爲長劫者可不悲夫故曰以法眼觀三界依正之報不啻獄囚豈欺我哉

讀素問

吾聞得般若菩薩能於一切法中得大自在由是觀之在儒而爲明王聖師在老而爲真人神人在佛而爲大覺世雄在實百家通爲其長各建旗鼓而鳴於世者皆菩薩之示現也予讀黃帝素問至其略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知道者不可掛以絲

髮不覺置卷長歎是書也非聖人莫能作焉
予以是知得其空者可以治其風得其風者
可以治其火得其火者可以治其水得其水
者可以治其地故地浮於水水資於火火憑
乎風風載於空故得其空者造其微矣微則
不可以朕兆求不可以將迎會若然者湛神
於空徹視其形部分經絡腑臟淺深猶處堂
與而照萬有奚惑哉故良醫知守其機而會
其微神游無滯靡細不察地惟四塵水則減
一火又減一風則一而已矣一則累輕故力
用超乎三者地之堅水之濕火之燥風之動
凡有所偏而不均調者病矣空則非四者之
所囿故得空者始可以主乎四也四者有主
猶民之得君民得君而世弗治者未之有焉
雖然得空之微能治有形不能治無形能治

無形非得心者莫能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
海一漚發所謂得般若菩薩者是也

金舌三目

夫自心靈通而循緣成相故金舌和尚截舌
以進唐文宗舌猶我經如故帝異之遂謚金
舌和尚焉蓋以火煨之而成金色故也三目
高僧左臂一目視物遠徹世多異之殊不知
人心本靈以五欲封蔽故靈用弗顯夫大悲
菩薩有千手千眼鬼車之鳥九頭異情由是
觀之聖凡猶一指之屈伸耳指喻自心屈伸
喻用故觀音善用自心而千手之執千目之
照亦大海之一滴太倉之一粟也鬼車以不
善用自心受斯醜報悲夫雖然蚯蚓截而兩
頭動蚊蟲咬而一心驚知此者可與言金舌
三目之異矣

蘆芽夜話記過

自古及今凡作史官者身及子孫不罹人禍必犯天刑蓋人爲萬物靈雖賢愚不同轍不過大槩耳其心曲隱微之際賢者未必無一失愚者亦未必無一得大都世教檢人賢否斷然弗能徹照既弗徹照則落筆註人豈能無誤每見宋儒多犯此病惟出世大雄始能無蔽所以然者蓋此老三惑圓斷六通滿證眼徹無量世界耳聞無量世界鼻舌身心一虛靈徹照無遺譬如軒轅懸於太空六合四維十方三世一塵一芥靡弗洞然自此老而降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復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臧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歲丁亥予與蘆芽妙師燈下偶及世故不覺談一二交遊短處既而思我非

如來安知無誤書此以記吾過

賞二

十二

寄聚光洞微作時文說

如風在帆風不可見而帆飽舟行此可見者也如地中有泉所以能產百穀泉不可見而百穀秀實可見者也如春在花春不可見而花可見者如水中鹽味水可見而味不可見惟飲水者乃知之耳如色裏膠青色可見而青不可見如日出銜山月圓當戶一半可見那一半雖不可見決知非無也如空生處即是色生此真實語然衆人但見空而不見色情封故也八者悟其一則餘皆等矣如汝等作時文既謂之時文此須我就人者也若待人就我便非時文矣然我就人須就而不就則無所不就矣惟無所不就所以人雖不欲我就不可得也然人不得不就之者蓋有

不可見者存焉今人作文可見者有餘而不可見者索然苟能於不可見者以可見者爲之紹介如雲中龍頭角雖不露而中自有神此皆僞不掩真真亦不掩僞故也故文如雲我意之所寄如龍倘懷抱不虛靈而欲我意如龍之神未之有也夫養懷抱端在以理治情情消則寸虛若青天之廓布文章自秀朗矣此之謂以我就人人雖欲不我就不可得者也

戒會幕說

古以爲官爲家爲公器故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今之人上焉者以爲官爲家爲恥辱下焉者以爲官爲豪客爵位爲綠林公然建旗鼓操長蛇封豕之矛而吞劫百姓習以成風天下無怪以此觀之則以爲官爲家爲

恥辱者乃救時之良劑也盜賊以綠林爲藪兵刃爲權則易捕設以衣冠爲藪爵位爲權則難擒故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良有以夫雖然侍柄而劫生靈飽賂而藏軒冕上則聾瞽君之耳目中則同袍相爲扶護下則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殊不知生靈爲國根本劫生靈乃所以滅君也君滅則爵位誰與衣冠誰主若然者則盜賊自窮其藪自削其權矣嗚呼人爲萬物之靈不爲聖賢而甘爲盜賊必至藪窮權削而終不悟可不謂之太癡極愚乎

法王人王說

夫大道夢而天地分天地分而萬物生萬物生而受氣強弱之不同苟無王以主之則強凌弱弱受凌而弱者不能並生於天地之間

矣昔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惡聞而洗耳說者以爲爲巢許易爲堯舜難堯舜當兼善之任圓通萬物之情設有一物不得其所雖南面樂不能解其憂此何心哉若巢許持獨善之見享獨善之福視天下若敝屣以形骸爲

贊一

十四

大患薄外而厚內此又何心哉梅西子持兩說折衷於紫栢先生曰堯舜與巢許孰得孰喪先生春然應之曰皆得皆喪梅西子曰先生言實未解乞先生揭示曰子知有世出世法乎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主其道者爲法王主其器者爲人王堯舜人王也其所設教惟尊天故每臨事必稱上帝即巢許亦皆尊天惟佛氏以法性無邊際設教以所性爲封疆以九有爲臣民九有者地獄餓鬼畜生人修羅天聲聞緣覺菩薩是

也而匹以堯舜巢許之所教猶蹄涔之匹滄海也然人王惟一而法王則四有藏教法王有通教法王有別教法王有圓教法王藏教法王修空觀而斷見思通教法王修假觀而分斷塵沙別教法王則空假中三觀次第而修能斷十二品無明証分真三德至圓教法王則究竟三德三觀齊修三惑圓斷所謂皮煩惱肉煩惱骨煩惱圓斷無遺直登妙覺而歸於無得嗚呼此大道夢而天地分所謂由清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者也蓋根器有小大迷悟有淺深於是藏通別圓不得不設而爲四究之四即一也故聖人有冥權有顯權以冥權準之堯舜巢許皆不可思議者也若以顯權準之則堯舜巢許皆六凡之數也楞嚴有七趣雖神仙之徒亦六凡所攝寧堯

贊一

十五

舜巢許乎夫凡之與聖染之與淨非無生也
皆緣生也而緣生之中趣萬不同皆夢也非
覺也苟能從緣生而入無生則覺與夢皆覺
矣莊周曰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大覺者無醒
無夢皆龜之毛而兔之角也今人每將方內
之義以責方外之賓由未明乎人王法王之
道故也使責者果知世出世道則亦各率其
教而已又何責之有哉

有土爲之長謂之人王有道爲之長謂之法
王土有形埒則尊有所不尊道無邊際則無
所不尊者也是故鐵輪不若銅輪之尊銅輪
不若銀輪銀輪不若金輪金輪雖尊又不若
帝釋與梵王之尊此皆就土形埒廣狹而尊
者也惟法王之尊自凡及聖包無并有統十
虛而無遺御萬有而無敝以道無邊際故無

所不尊也無所不尊則不可以人主之法繩
之矣故不土而君不爵而貴者謂之方外之
賓今人必欲以世主之禮法羈縻方外之人
至於羈縻之不能則便欲毀廢其教是以晉
桓玄搗辭欲折遠公遠因其折徐申其理而
玄怒爲之頓消豈假口舌以諍之哉理不可
屈故也故人王以仁義爲理法王以性爲理
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即此觀之謂善繼性可也謂善即性
不可也譬如謂子繼父可也謂子即父不可
十六
也蓋情有待而性無待也苟能緣情而復性
聖人謂之逆性復而開物聖人謂之順故知
順逆之理者則人王法王有所不尊無所不
尊皎若日星又何待辯

皮孟鹿門子問答

客有號皮孟者謂鹿門子曰朱新安不識佛心兼不識孔子心孟擬作一書以駁之子以爲何如鹿門子曰建安沈內翰著書十四篇雖論解辨之不同然駁世儒不識佛心者罄矣不獨駁新安也子又何駁哉雖然內翰之駁新安豈內翰能駁之乃新安自駁耳孟聞鹿門子語愕然曰凡所謂駁者必有一人駁一人方始成駁譬如兩掌拍則有聲孤掌則不能鳴也子謂新安自駁僕實不解願先生論之鹿門子曰大槩立言者根於理不根於情雖聖人復出惡能駁我若根於情不根於理此所謂自駁寧煩人駁歟夫何故理無我而情有我故也無我則自心寂然有我則自心汨然寂然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汨然則自心先渾亦如水渾不見天影也况能通天

卷一

十七

下之故哉聖人知理之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凡彼此勝負皆情有而理無者也朱新安不識佛心與孔子心乃以衆人之心推孔佛之心何啻天淵相隔哉蓋衆人不善用其心日用何往而非情聖人了知心外無法則心無所待所以我隨理化而物亦無待故物物皆我我皆物以物通物以我通我理徹而情空則何情不可通哉譬之水無自相所以隨器而方圓矣新安以情立言建安以理立言以無我而攻有我則攻無不破苟以有我攻無我我尚不有誰當我攻予故曰新安自駁非建安駁之也皮孟子聞鹿門子之教再拜而稽首曰理之攻情何情不破情之攻理誰當其攻雖聖人復生不能易子之言也

方便說

夫天地之始若使有名則名者其誰哉又謂天地之始本無名殊不知無名待名而有也故天地之始不可以無名名不可以有名名有無之名既窮則有無之實不待召而至矣實至則名不能惑名不能惑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多寡欲名其無名則無名欲名其有名則有名以至亦有亦無名非有非無名皆我名之也孰得而使之哉噫有使使者我嘗疑積不散不散則聚聚則一一則精精則通通則無疑矣乃知名也實也形也聲也心也皆蘧廬也非主人也或曰敢問主先生應之曰汝即王汝不知所以爲客汝一日知之客未嘗非主也問者不解且跪而請曰解此有方便乎先生曰舉扇類月搖樹訓風以

廿二

十八

龍譬乾以馬譬坤而扇之與樹龍之與馬豈果風月乾坤哉但取其能譬四者耳子知此方便在子而不在我如子饑即索食渴即索飲饑之與渴是子之饑渴耶非子之饑渴耶是子之饑渴子當求子饑渴之前者是子乎非子乎若饑渴非子則索食索飲之情從何而來哉子能痛察於饑渴是非之間一旦心開主人覲面此即子之師也即子之方便也雖然先生有一方便又方便外之方便耳子能深思而得之則天地萬物皆我四肢毛孔矣故曰悟心之人無壅不通如若未悟無通不壅物無壅通壅通在我我能悟心大地非塵我未悟心虛空棘林子果有志於道當精熟此篇

字說

覺林字說

萬曆壬辰春王正月甲子日自清涼山携諸法侶謁晉陽方山李長者遺像還道青石村休於寬師禪房其法孫通香者字蘊空余謂

實一

十九

二三子曰夫蘊者積聚義也四大積聚名身四蘊積聚名心有身則大患至矣有心則衆擾至矣惟有道者視有若無視色即空當積聚處洞見積聚非有也譬如冰水馬方水之爲冰也則謂之積聚能視冰即水冰豈有哉知此乃可以寂寥於萬化之餘動用於一虛之中矣若然者蘊不能自空必覺後始空也然覺支有七焉所謂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念覺支喜覺支猗覺支定覺支捨覺支簡邪正別真僞謂之擇聞道而力行謂之進進而而不

雜專注不移謂之念念孰有得心廣體胖謂之喜喜而不狂謂之猗猗者安也安而神凝乎象帝之先謂之定定而不戀泛應曲當開物成務謂之捨是以凡夫葑菲於積聚不遑縣解榮之辱之名之利之死之生之憎之愛之如醉夢不醒也二乘廢積聚而縛於枯稿沉空滯寂以爲至樂笑傲松泉目視雲漢聞苦而不哀見難而不救蕭然獨善其身不念同體也兩者固聖凡不相若也然究其病源奚啻避溺而投火哉故大覺聖人以焦芽敗種火宅癡子呵之不亦宜乎通香來前吾語汝凡夫固可厭二乘亦勿取宜以大菩薩爲心始不墮斷常坑耳茲以覺林字汝蓋取諸李長者華嚴決疑論萬行以七覺爲體七覺支以根本智爲身之義香其勉之

思微字說

一微涉動境成此類山勢一微塵裏轉大法
 輪靈山會上世尊拈花飲光微笑初微之與
 二微二微之與三微名雖同而實不同焉初
 則三假之始終次則依正無礙唯末後微笑
 此笑中有刀也故因成不覺至於相續相續
 不覺至於相待嗚呼心本無生因境而有者
 此非因成乎由此觀之因成即覺無生不遠
 因成不覺勢心流於相續相待也故曰初居
 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
 地外狀潛形所謂圓成者也即因成之初有
 覺存焉謂之圓成者圓則極成則住極則變
 住則壞亦自然之勢也所以達者知此能不
 遠復若流入相續相待則遠之甚矣可不慨
 哉思微來前思一微涉動境耶思一微塵中

轉大法輪耶思飲光破顏微笑耶此三思微
 隨根悟入所以果熟香殊也如能悟一微而
 得三微此上根也如三微次第悟入而得自
 受用三昧者此中根也如一微難入非下根
 而何又有沒量漢用三微而三微不能自用
 故能遇緣即宗生殺自在如此流類則非宗
 教所能管轄又非天魔外道可能親近唯有
 緣者觸着磕着無不瞥地思微來前吾問汝
 微之始有微乎微之終有微乎微之始有微
 則微不生微微之終有微則微不終微始終
 推微既皆無地豈有兩頭無微而中間獨有
 哉思微能薦此則一微涉動境時境既無待
 微自何涉失手觀察是名正觀不作此觀邪
 觀無算

剖塵字說

夫空藏一粟芥塞大千衆人之所疑也兔角
施名龜毛立號至人之權也疑則悶悶則死
死則無我無我孰爲緣主緣主不有即物而
虛虛能靈靈而通通則變由是而觀衆人不
疑緣心不死緣心不死前境有敵敵則不虛
能所抗立於太虛空中蠻觸恣肆一怒萬尸
靡所不至於是虛者弗靈靈而通者權變乖
真故曰微塵不剖大經終隱微塵一剖經畏
虛空謂之有耶虛空名負謂之無耶經稱實
虛所以淨名口杜如來喪言雖然一真失覺
萬感雲興苟非明而勇者以恒繼之則一塵
之固崑崙莫喻其堅長夜莫喻其黑剖塵當
念人爲萬物靈茫茫業海榮辱交爭年光易
邁流芳難捉不幸作此既沉弗浮剖塵作此

量生字說

夫量則不生生則不量而量而生墮字義成
所謂懸河墻壁枯木花榮烏但聞聲人惟聆
響是以隔江搖手頑石點頭宗教濤驚聖凡
交濕有分者悟在迷先白拈者覺非過後量
生禪人頗知忌諱入鱉腹而再出犯龍鱗而
得生有佛處無故成仇無佛處有心作惡黃
河雖險親曾洗耳少室未登亦解安心達觀
道人愛其風致殊常行藏峭拔復以鱉餘警
之量生當痛勉焉

照如字說

實一

三

心若不生何物爲待凡有所待必因念萌譬
如影必從形離形覓影紅鱸片雪徒實虛名
故曰一生二成此由性而情也又曰若虧其
一必喪其二此即情而復性也雖然由性而
情誰知所始即情復性誰知所終若曰知忘

則始終匪得則二乘不必回心向大矣若曰
既有所始必有所終始則名生終則名滅生
滅未滅自心非圓惟圓乃如如則照生猶若
止水生澄天光雲影無不洞然此乃果上之
德用也豈初心者能之哉今以照如字若若
當照果修因因非生滅因圓克果果非自然
嗟乎因果之妙世所罕知直以報復言之殊
不知黃面老人設此圈圖本破斷常迷執初
不爲報復設也報復乃旁義耳或曰宗門以
戒定慧閒家具老漢大没巴鼻喃喃以因果
爲繩索束縛後學豈古德標格耶余曰來前
爲汝注破其人亦知手脚惡匍匐而遁去

金了生字說

高山出雲無盡以其本虛故也遠水同天無
辨以其本清故也夫人之生也直直生虛虛

實二

字三

生清清而虛者謂之本不傷濁而礙者謂之
傷本矣是以了緣生即無生者始覺之功也
昧無生而奔緣生者不覺之咎也嗚呼始覺
與不覺果嘗有性哉不覺有性則始覺奚生
始覺有性則本覺奚冥紫栢老人放浪江湖
有年數矣閱人固不少然而能達無生者亦
不多見有新安金氏樂生者與老人遊從最
久故其於緣生無性之旨間嘗有所悟入也
惜乎不幸短命而死行其所知不克其功所
以光大者不遑現乎世今其侄字了生者老
人蓋望其了亡叔所未了之公案也了生當
痛勉之始不負老人之望焉且功名之與富
貴貧賤之與吉凶譬如太虛塗彩浮雲過眼
能幾何哉夫緣生擾擾從生至老百年旦暮
一息不來復何醜好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

起於心心若不分別好醜從何起以此而觀則一心不生萬緣頓泯離心之外覓絲毫許緣生了不可得喚何物作好醜耶了生果能了此始堪駕無生之舟泛緣生之海無擇朝夕來者恣其先登豈可以有心勘其有緣無緣者哉如高山出雲遠水混天果有心乎果無心乎清乎虛乎一乎二乎有知乎無知乎有知則分別未亡惡能契同無知即同木石復何貴之昔人有言曰萬物皆賤唯道至貴所以王公大人遇之則失其富貴輿臺皂隸遇之則忘其貧賤雖然外水無天離山無雲又離水無波離波無水貧賤富貴果一物乎果兩物乎紫栢老人唯解穿衣喫飯橫眠倒卧寧暇分別同異而同異之辨付之了生爲我了之

卷二

三

玄藏字說

自摩竺入震旦爲義學高矢達磨來文物爲玄學前茅義則可以名言求玄則不可以知識得既不可以知識得則諸方衲子號稱玄學者終無所得耶昔有僧問尊宿曰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宿曰向無寒暑處迴避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宿曰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則曰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盧空上階津禪人泐通名津字玄藏或以問紫栢先生先生曰獅子蹴人韓盧逐塊子若薦此喚玄名藏亦可指藏名玄亦可如不薦此義乃玄則不藏藏則不玄又曹洞家以黑象正位以白象偏位正位即知識不可得者偏位即臨濟家人境俱不奪者故曰善財叅徧處黑

豆未生芽由是而觀謂立名黑謂黑名立謂
立名遠謂遠名藏無不可也法華曰法花經
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又曰是法非思量分
別之所能解先生故曰謂立即黑謂黑即立
謂立即遠謂遠即藏謂藏即非思量者以此

實一

主五

雖然道不虛行存乎其人義學立學初非兩
藏由智識而入乃名義學離情識而悟乃名
立學如亮座主見馬祖而了大事此非由義
而立乎如晦堂心立學透徹復從泐潭精楞
嚴大意此非由立而義乎津禪人苟薦寒暑
之機立亦可義亦可如未悟此生齋戒持律
講誦經書崇飾塔寺真積力久一旦觸事而
真道豈遠乎立藏勉之

常如字說

夫天不常高地不常厚人不常靈如是則天

不如天矣地不如地矣人不如人矣三才為
萬物之統而皆不如獨萬物如乎哉然而如
者何為也良以吉凶悔吝紛然而至本自如
也此如在天可以為高在地可以為厚在人
可以為靈在萬物可以各遂其所生今有人
於此如不如則常不常不如則乖真不常則
累物真乖而物累謂之顛倒故二乘顛倒醉
於空寂凡夫顛倒醉於愛慾皆非如也茲以
常如字某人當於吉凶悔吝之中死生得失
之際心光弗昧終始常如則此說名當其實
矣常如勉之

金仲堅字說

夫五金精而最堅者莫堅乎黃金故金堅也
性以不改為義不改亦堅也茲金生姓金名
性字仲堅予徐而觀之則知金生志在堅之

又堅猶恐未堅復字仲堅以堅之堅則堅固
矣如以易道觀之則良之又良良之又良者
也良之又良則身不獲而庭無人矣况又良
之良哉夫身不獲則我忘庭無人則物忘我
與物兼忘則身雖有物雖在末嘗有身與物

賞一

三六

也身與物既未嘗有則我之姓名與字獨有
耶且心外無法何法非心心本妙物而無累
者也妙則泛應曲當無累則超然而無待也
此良之止也昔人有言曰死水不藏龍此病
良之又良者也蓋良止也止則足矣而止之
上又止之此何異死水乎即此觀之良之又
良不但死水而已死水而臭者也予故易金
生之名名耀易其字字仲如耀則照與寂會
如則寂與物通照與寂會則智周萬物而不
勞寂與物通則形充八極而無患也雖然知

之易而行之難行之易而證之難證之易而
忘之難忘之易而用之難凡求無上菩提者
苟不知五難之精粗橫謂一念不生全體自
現何煩瑣瑣而廣求哉殊不知博則能約不
博而約者非約也橫莽也故宗門大老悟心
之後必皆遍遊諸方叅求知識淘汰見地以
圓差別豈無見而然耶蓋根本智固已發明
而差別智未圓則根本智之用終是不全差
別智圓則本智之用始全也故曰全機大用
又禪門自曹溪之後馬祖與石頭諸老以謂
自拈花微笑以至曹溪而拈花之機變而為
義理窠臼使神而明者死矣於是翻然復義
理而為禪機也使狂慧與夫世智辯聰揣摩
之徒苟未到智訖情枯之地終不能會神而
明之者也嗚呼江西石頭此心何心哉是不

賞一

三七

可思議之深心也而或者反謂禪家慣設隱語以欺人何失言至此耶良以已眼生盲遂謂舉世不親日月也豈日月之咎乎盲者自咎耳仲如倘知此則生盲障翳豈不可抉之哉仲如勉之

無所字說

震旦鼻祖少林壁觀九易寒暑有號神光者斷臂求祖安心祖索光心光諦思少頃索而無物對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光斷臂謝祖昔人爲法忘身今汝之求不下昔人夫覓心可得則有所覓心不可得則無所明矣大槩所之所生必由乎能能之所起必由乎所心苟不安能未忘故能未忘者以有所故所之爲咎能爲媒故覓心無得則所無媒所既無媒能豈有灼往返推究能

所都遺知都遺者復爲都遺之能都遺成所亦勢然也莫若一心不生根境陸沉有所無所不生之影影不自生則生乎形未生爲形已生爲影影可見而不可捉謂有可乎形則可捉矣嘻無可捉則兔之有角龜之有毛截角爲弓以毛爲弦以無我爲箭張而射之有無之鳥喪是時也有所耶無所耶無所來前吾語若若身假四大而成若心託前境而有四大是身何物非身哉前境是心心豈有知無所若能痛而思之思極情忘情忘則智枯智枯情忘則所者在無所不在紫栢先生矣無所勉之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二十一

音釋

襪 乃代切 襪 丁代切 音戴 姑回切 備魯
音耐 不曉事也 傀 音塊
切音 埒 力輕切 駁 北角切 音博 論列
音劣 駁 是非亦謂之駁